

光緒鎮海縣志

鎮海縣志卷二十三

金石

輿地一書兼及金石金石之刻所以標勝蹟揚鴻懿自磨滅既多畱者益貴間有湮鬱幽光而久久復出者嗜古之士得一如奇寶焉鎮多名山佛刹碑碣如林雖屢經兵燬而剔鮮剝苔猶存什一於千百爰倣趙明誠王象之例哀而錄之亦足焜耀是邦以備史氏之採擇矣

梁

徐氏夫人墓誌乾化四年無撰書名姓在靈巖鄉嘉溪山梁故東海徐氏夫人墓誌銘夫人卽節度右押衙鎮東

軍副知客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左千牛衛將軍兼御史大夫樂君之冢婦也夫人曾祖諱口祖諱佐口嚴父暉見充鎮東軍觀察孔目官檢校工部尚書夫人以乾化四年七月六日遭疾奄逝享年四十以其年八月三日歸葬於鄞縣靈巖鄉金泉里禮也噫乎夫人稟媽然之姿態實仙苑之桃李自和鳴鸞鳳竝顯令德而又柔順孝敬以奉姑嫜爲六親庭闈之則所謂神垂其祐天慙其喜孰知一旦遽罹凶口歸於窀穸夫人育一男光途年猶幼冲悲乎偏露所不忍睹嗚呼生也幻世沒兮歸人聊配馨香用標年祀銘曰君之容止悉皆推先君之行義不辱移天蘭旣摧而玉折日將遠兮時

遷永刊貞口千年萬年

陳景沛案曰嘉慶丙辰二月靈巖鄉人邵姓耕於
嘉溪山見火光掘之得是碑蓋八百八十餘年石
也夫人爲唐尙書樂仁厚公冢婦子光送公爲今
湖塘樂氏本宗祖子姓因於是處封土爲塋前列
是碑四圍鑲以巨石旁鐫柱聯云芳型憑石刻以
常畱歷八百餘年之久物換星移見神光於窀穸
明祀因銘詞而復紹糾三十七世之宗水源本本
追孝道於蘋蘩丁巳陽和月鎮學訓秀水忻溥題
王府君墓誌乾化五年布衣蔣鑒立撰在靈巖鄉金泉里
古風亭下王氏園

梁故明州軍事押衙充勾押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王府君墓誌銘羅浮山布衣蔣鑒立撰府君諱彥回字仲顏其先瑯琊人也曾祖諱論祖諱伯儀父諱瓘皆任性傲世怡怡於雲水間能棄天爵不拘浮華之態鄉黨之美著於家口府君少則有明慧之稱長則有幹濟之術爰自歷職郡署處繁任劇靡不洞達其理佐佑之績甚顯矣一旦俄遭沈痾奄歸厚夜噫乎生爲強有歿兮本無雖口口以如斯測常情則不爾私室且口公權仍重亦足以得誌緘維窆窆又焉無眷戀府君以乾化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卽世享年五十五以乾化五年閏二月二十九日歸葬於鄞縣靈巖

鄉金泉里禮也府君娶東海徐氏乃句章之華族和鳴之道柔順愛敬爲親戚之所規仰育男五人長子充軍事馳使官兼衙前十將廷規琳瑯其器孝行胤嗣之美尤可嘉矣娶渤海吳氏第二子充衙前虞侯廷範娶廬江何氏第三子廷暉第四子廷裕第五子廷璋育女二人長女一適胡氏一適楊氏孫二人翁兒婆子女孫錢娵嗚呼榮落之期關彼定分平生之事瞬息而已松楸植於此蔽於佳城永安陵谷之變幽冥之幸也銘曰名利之競孰能灰心一此一彼以古以今奈何不可移者修短不可戀若先陰悲乎人事倏然升沈蕭蕭口隴猿鳥號吟

陳景沛案曰靈巖鄉士人王澤苗於道光四年十月初十日開闢起土有砌磚青黃間疊復下鋤數尺得是碑

宋

靈修院碑記明道二年七月進士邢洵撰皇祐元年知鄞縣事楊紘立石在靈峯寺

記云□□□古既變聖人間出然□號鼎分而理教一揆所以形儀皇化綱紀人倫□東魯先儒闢詩書而恢禮樂真□□氏本清淨而談虛無獨□金仙覺王西方之聖人也自東漢永平中因夢顯靈權輿茲法繇是像教來□□□興歷緜代以相高□福田而淺久矧茲

之至廣生齒之至夥奉□佛之□□□弗□其如二
□之分歸向尤盛至於名都秀壤植鴛剎而交影晨風
暮雲送鴻鐘而答響斯蓋風氣純酥□□□尙者哉四
明鄧邑東□五十里有瓶壺山靈修院者卽唐正明六
載里人劉軫捨產首楞也天□□□□□育王勝概
而前控天福□□□錫額以名之是院東西徂北咸
極峭峯南自山平西而下抵白□□□□□昨
比也旣與□□□檀信蘇文皓暨徒眾等疏辟僧道
全以尸院事師苦節霜□至□□□惟道所適□□□
□□□惟俊者□悟眞乘宅心道祕□博施之高義嗣
悲濟之先芬因議梵修四願照弊是□乃罄必□□□

□□□□□將□□□□□矩以廣其居遠邇知勸□然
風從□金帛者采繁資儲廩者非一卽時□工卜日□
□榷枿杞梓□□斤而芟夷金碧丹漆□心匠而絢繪
莫不基址鼎新舍宇綦布春煙積務與□□以□光秋
雲齋虹將□飛而其□有法堂焉足以演□祕文掄揚
聖教有僧堂焉足以燕集緇黃駐息□□□□□□
□舊規方丈□□□□□從新制外則三間而峻峙內則
長廊而環市□厦鉅細總一百餘自是幢□□□□□
□□四海歸心合□□□得不謂俊師懷博施悲濟之
義□如是哉古君子所居一日而尙必葺□□□□□
□佛道場之所耶□□□□□素不□文□以直書□

敘梗概

敕黃碑長三尺餘闊二尺在觀音寺

敕黃

題額

中書門下牒

上格第一行

明州奏准明堂赦保明到

下 宮觀院等

有二行

敕額乞賜敕額候

三行

數內

鄞縣岱山資福院宜賜超果院

四行牒奉

五行敕如前宜

本州醮錄

六行

敕旨降付逐宮觀院

七行依今來敕命所

定額牒分准

八行

敕故牒

九行

治平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牒

十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

中格第一行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

歐陽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

三行

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平章事

四行

使帖鄞縣

資福院

准敕如右

二行

右具如前事 醮黃帖資福院

三行

仰詳

敕命指揮宜

超果院名額

行五治平

十月

日

帖

六行

觀甯推官會

立七行

權節度推官右

尚書虞部旨

判官權通判事錢

九行尚書職方

員外郎通判軍州事楊朝假

二十行

朝假二字並寫尚書司封郎中

知軍州事李

十一行

總持寺鐘銘上大字四行皇帝萬歲文武千秋國界晏安

人民豐樂下有刻文知縣鄭僖與簿尉巡檢皆署銜名

刻文云敕賜總持院本院原有大鐘一口因兵火焚棄

拾得餘銅少許口門檀越弟子婁諒并胡氏四娘與男

辯之敬之闔家等施財五百貫募本邑諸檀信男女弟

子同捨得口收買物料再新鑄造此大銅鐘晨昏鳴擊

所闕巨書竝用祝扶帝祚興隆皇圖永固文武忠孝國
邑豐穰然后警悟天人薰聞動植普息羣苦共報四恩
法界有邊梵音無極時聖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孟夏
己巳十二日辛卯鑄就住持比丘口房謹誌

魯國碑紹熙元年知縣趙欽夫所勒年久爲學署作砧裂
其四角後復洗拭出之置聖殿內

國朝嘉慶年間嵌於明倫堂右壁

謝翱云

翱嘗乘舟至鄞望海上島無數其民多卉服

過蛟門登候濤山被髮楚歌歌罷復哭思夫于浮海

居夷之義至定海學故石刻盡仆泥淖中新刻復闕耳

讀卽快快乃汲水洗故刻得紹興間邑令趙所傳魯國

碑自云齊梁父諸山川至沐泗間巷里廟社并墓歷歷

如指諸掌遂摹其本歸過清泗方君景山與括蒼人吳

思齊率其徒爲講經社得思陵所贊夫子像揭於庭朔
望拜進退與俯殊習乞翱所導圖與像對余喜而歸之

且書其後詩曰秋風嶽下城海客見圓新樹入舞雩里
水來浮碧濱東封餘葦路西狩問虞人被髮逢夫子狂

放民作

薛士學記

縣舊有魯國碑寫伯禽封國時山川城郭

及春秋名卿

宅里聖賢祠墓漢唐宋所營臺觀余幼時

嬉游於學見碑

嵌廟之西櫺壁間崇禎時博士葉國華

來此每召工揭

取以道其鄉人四方行客過者皆摩挲

諱觀羨爲古蹟

既而學宮重新碑故無恙甲申以來不

知徙置何所友

人謝時際嘗同餘過覓橋池草莽中竟

日不能得歲戊

申懸官徐友貞來署教諭因修理學宮

問諸役人則石

卧廟中先賢座側字畫多塵土模糊右

角稍殘缺因洗

拭出之移至齋前柏陰下將以立於講

堂余讀謝皋羽

晞髮集始辨石爲宋南渡時縣令趙所

摹勒不忍滅邑

年既喜得觀此輒爲賦詩以傳其事詩傳

碑不能起時際

於九原使余獻悲帛惜良友之云亡而

斯人難觀也案

縣志越河建炎中以通直郎知定海然

不詳其字里則

載筆者失之又皋羽詩序言趙自云齊

梁父諸山至涑

酒間壇社井巷歷歷如指諸掌余細搜

石碑之上偏考

今第弗深考以俟世之博聞者

石缺處未可知

今第弗深考以俟世之博聞者

陳景沛案曰：舊志謂趙河建炎時知定海第
縣令趙所墓。考縣志謂趙河建炎時知定海第
序中明云：劬至定海學得紹興間邑令趙所傳魯
國碑。河紹興二十年到任在建炎後書。嚴既據爲
河錯改建炎矣。今閱至正志係紹熙元年知縣趙
鈇夫置到石碑則皋羽爲紹興時之趙亦誤。然皋
羽未嘗明注河名熙字必誤鐫興字而書嚴實其
訛耳。

陳焯記：舊開鎮海有魯國孔林碑。巡撫阮公於乾隆
癸丑視學山東撰金石志。載宋真宗東封駐蹕曲阜追
諡周公爲文憲王書讚立廟系云：督學至浙拓得此刻
於曲阜道里地名可正志乘之失。謂爲曲阜林廟圖而
名遂雅。嘉慶壬戌余以竊祿獲見之石高三尺六寸闊
二尺九寸。右見邊線左與上下皆缺。齧中刻山川城邑

廟宇臺觀鄉里樹木細緻精工惜模糊處多而宇畫有不全者已志載闕石曾爲學署搗衣砧裂其四角驗其背果四旁有宇迹亦不可辨議幸而刻尙存猶堪歷歷紀述之魯城方而圓爲門十有三南爲口即明臨臨北東爲闕北而西爲龍爲勤西北爲參正西爲史西南爲歸德城之中北隅爲文憲王廟東爲威武口并爲齊門里許農里稍南爲五父里東南爲聖果寺爲兩觀光靈殿基靈光里爲泮宮稍東爲鸚鵡臺稍東北爲義門口氏宅又北開元里廟西而南爲伯禽顏子二井爲陋巷里爲太子池廟南而西爲白鶴觀爲褒聖里爲莊公昭公二臺城之中西南隅爲闕里爲孔聖沐中爲槐市爲杏壇卽夫子廟也又西南爲嬰里其闕在焉注云彌稱里注曰進泉又京爲善文口魯恭王二墓曰芳桂里曰崇山山之東爲口山後爲尼山稍東北爲防山注云里山曰進泉又京爲善文口魯恭王二墓曰芳桂里曰崇又當闕處矣尼山西北曰行芳里還濟里開元鄉雜居里水西曰建泰里此城東南大略也防山北爲景靈宮太極觀宮之東爲仙源縣治注云日本興爲宮

之西爲縣學觀之東爲國太夫人顏氏父之墓又南
爲顏子墓觀之西爲臺水西爲始明里觀之北曰壽
邱曰窮桑曰王德里此城外迤東大略也觀西北爲慶
源河洙泗分流統城東南而西去夾慶源洙水爲大庭
鄉爲季武子臺西爲上春里爲洙南里洙分於泗而泗
特大社於泗水南曰洙口鄉洙口里西曰燕居曰口
堂乃孔林所在卽夫子墓也東北爲伯魚墓東南爲子
思墓中爲駢蹕口爲東封輦路正值城北龍門泗水繞
夫于蔡後墓西曰陽田莊曰曲阜曲阜有水南曰白兔
溝溝東曰長府鄉西曰五袴里義興里來蘇鄉爲陳口
陳景韶二墓泗水西去又當石闕處不可竟其委泗西
北爲虞城又北爲馬鬣河爲汝水汝之東曰採山又東
曰甄山爲梁父云云雜首亭亭諸山自此山多高峻又
當闕處其卽爲秦岱嶽泗水東復有水來會中有龍泉
里欽賢里口口鎮水東曰黃石山東爲徐山山南爲佩
續里里東曰巽井徐山北曰置後又東南曰蒙山蓋泗
在巽井南分支爲洙而西入洙後又分支而南爲慶源
河自西而北而東大略又如此石左又記云秦始皇發
十餘萬其他剝掘處不復能辨今統所見山之大小者
十六水之緣曲者七鄉里之暮布星羅者鄉五里二十
八爲井泉池者八爲墓者十他以地以去蹟見者皆著

之而廟宇宮觀之巍巖觀深林木橋道之幽茂曲折可使人人置身其間想見聖人之遺蹤而又可以正曲阜志乘之失所係不綦重哉康熙戊申邑明經薛書

巖曾有記余復爲之俾後之君子更有所考焉

瓶壺山

跋云鑰鑰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慶元二年八月上浣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有門頌真蹟台宗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其實一可貫四四可貫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只如學佛者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明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

朝揚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畱心教觀深得其
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厯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
照映千載身罹百譴視死生如旦晝其平時學問深造
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邱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
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僧欲刻之石
以信天台之傳謹書於後而歸之二僧曰了怡妙珣云
靜廉碑石高尺餘橫書大楷靜廉二字左旁朱熹書三字

今藏謝氏宗祠

薛士學記 邑中舊有朱子手書靜廉二字不知何年
所鐫其書大楷石高尺許闊再倍之左旁三字大如掌
朱子自署姓名也石亦不記何人所立大約出自宋元
間明崇禎時御史梁觀鯨來海上宴候壽山卽景賦詩
一章而帶包令某方攝篆於茲月餘御史事竣過他郡
登車以詩屬令召工刻石嵌寺壁中年來海風作壁爲

霖雨所傾石仆寺階摩其背以水滌之則靜廉字也字
喜尚完然石質不甚精無字處多斑駁于與謝瞻在兄
弟對此慨然夫以邑令之力未一新石鑄詩甚易當是
時故家亭園石之來自太湖者又不可使民人父老見哉子
上官星火報命如此此其心尚可使民人父老見哉子
一日以此語慈谿馮叔子叔子曰渠亦安知古人中有
朱子則安知此石之所宜貴重而又何怪焉予嘗閱王
敬美福州鼓山記言歷險始陟其巔亟問晦菴先生所
書天風海濤乃刻一卧石上其楷法與白鹿洞前齋鄰
水中者稍異因歎自有宇宙卽有此山而談勝事者以
爲先生書蹟所函莫不欣然願往土安可不自樹立蓋
昔人懷古之情固然而亦無時不以自愛也石今藏瞻
在齋中康熙
辛未仲冬

懲忿窒慾四大字勒石壁其旁小字漫漶不可識在梓山
之陰

案四大字府邑志竝傳爲王荆公書或曰觀延祐
志所載文義疑爲馮枋書邑人胡禮於苔蘚中洗

剔得睹其下周瑚詩跋語斷爲荆公無疑姑兩存
其說以俟後之博考者

元

皇慶權昌國衛山人墾海岸得之今藏青嶼李氏小雉山

房

姚燮記 昌國衛山人墾海岸出銅權一高慮僞五寸
有強圍四寸弱上設紐穴約度三分中合六而成槩底
平圓而博爲陽文者十日皇慶元年日較勘相同日人字
爲陰文者十三日同者十日日秤匠日較勘相同日人字
疑皇慶系元仁宗太子建元慶元路者前世祖一統之
第三年至元十八年辛巳改宋明州慶元府爲路也總
管府者轄浙東道宣慰司下如今郡守職統四縣二州
一錄事司者於郡官宣慰使部元帥諸職外別設錄事司
有蓮香花赤錄事判官一人時普顏篤皇帝遵守薛
陳皇帝成憲復武宗改變諸制以張天下嚴黜陟之
允治春選貢之優劣定官民車服之制議太廟親享之

禮通達政事斐然可觀此權雖小煒如見賞劑罔欺上
下均五階平穰正同律協宜之治焉其曰供欲好云乎
哉今藏吾友李君西民處爰敘其始末而系之以箴
一物權以權物而天下無爭正心權以權事而萬事無
笑匪權之爲寶寶其
有君子稱平之道

明

太祖而諭碑指揮劉甯五世孫直立碑陰勒劉甯像刑部
尙書陸瑜贊甯波教授陶恭跋在大西門劉衙門右

太祖皇帝聖旨這兩箇是劉甯都督的孩兒他父老實
至誠他一家竝無天災人禍的過犯不論資次只教他
大的孩兒去他父親原衙做指揮使且休要他掌印只
封印學辦事年少裏免比試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天啟一代聖明

之君必資忠良之臣以輔成一代之盛治理固然也若
都督劉公甯運際太祖高皇帝建立事功顯榮當時垂
耀後世有足徵矣當元之季四海鼎沸太祖受命龍奮
乎潛英傑雲從四伐不道公方壯勇仗劍在行南征北
伐西擊東討凡遇勁敵勢若破竹罔敢違拒於是民居
攸奠中夏廓清不數年閒遂成大業論功行賞至指揮
使公惟以誠實不欺爲主上所知欽授世襲昭勇將軍
錫命而寵異之公感激益奮屢立大功洪武元年除大
都督府僉事復調鳳陽衛誥授鎮國將軍加奉國將軍
一世襲昭勇將軍指揮使逾年回京除後軍都督府僉事
誥授驍騎將軍馳恩三代考皆如其官妣及妻皆夫人

官居極品位重勳階玉帶金章謂極隆矣上以治定功成四方無虞特賜寶楮俾歸祭祖踰月還京遂以壽終公二子長曰晟次曰昇服闋告襲兵部茹常引見御前聖情悼恤面諭之曰他父老實至誠他一家竝無天災人禍的過犯不論資次只教他大的孩兒去他父親原衛做指揮使且休要他等印只封印學辦事少年裏免此試俾立瑣珉恩至渥也載在史冊垂訓萬世昭若日星今百有餘年公四世孫福襲授定海衛使指揮使欽遵聖諭景仰祖行不敢怠忘以忝厥職子直讀書習禮爲庠校生余之從子壻也余歸老林下直捧遺像併錄行實請予爲之贊余不敢以耄老辭詳其實 贊曰聞

氣生材實天鍾英純乎其誠懇乎其武有元旣衰天命
聖祖龍飛九五英傑附從委身効勞戰克攻取蘇常宣
甯首皆順序江右旣平汎掃西楚受職除陞衛使三從
勳載旗常自吳興始功懋懋賞誥延於嗣載攻淮泗東
復青濟汴洛關隴繼至北鄙折衝四方車書同軌丈夫
有志勳業彪炳爲國之柱地封三代爲車錦壘橫金煥
玉紆朱拖紫歸表先塋拜賜寶楮二十餘年寵遇莫比
寢疾弗興卒聞當口綸音悼恤盟府永志老實至誠家
無禍謫司馬欽承傳播青史百有餘年名垂宇內遺像
儼然觀者式瞻攀龍附鳳與國咸休載在瑣珞垂億萬
祀 成化癸卯仲秋旣望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正治

上卿刑部尙書鑑湖陸瑜謹贊

定海衛使福乃都督公四世孫也不忘聖諭大勅聖祖
獎諭先臣大都督之旨於碣上復勅吾郡陸司寇公所
誤引贊併遺像與蒸所跋之辭於碣陰是舉也上以昭
國家崇報之隆恩下以示子孫世守而勿替益光前烈
無忝厥職矣嗚呼大都督之流芳遺澤不亦深遠乎而
我朝寵遇勳臣世祿而世官之數百世而不衰所謂超
漢唐而駕商周矣爲劉氏後者追念先猷盡忠於國無
異盡孝於家黼黻皇圖益臻上理庶幾復見太祖成祖
之盛蒙國恩而思圖所以報稱予樂爲之跋焉齊府石
城主教授事迪功郎翁山陶蒸謹跋

重建定海縣文廟記成化八年壬辰正月立石浙江按察
司劉紆撰兵部郎中洪常書丹太僕寺丞金提篆額在明
倫堂西階

文云定海爲甯波屬邑俯臨大海島夷貢獻之必由魚
鹽興賦之出沒寶東折咽喉之地苟制之以法而弗納
於教則民不以尊君親上之道故爲治者莫先於建學
而建學者必立天子廟以妥其靈擇賢師儒以司其教
然後爲之士者居則有以善其俗出則有以致其治而
教化以成焉邑舊有學及夫子廟在治之東北宋雍熙
二年邑簿李齊始建建炎四年燬於兵紹興八年令章
汝翼改建於舊學之東屢圯屢葺元至元二十三年令

汪以敬增置齋廬庫室暨文昌祠光霽亭歲久俱敝國朝洪武初令杜彬努力興作繼壞於風雨永樂間令張潼旋加繕修正統十九年令戴鍾重造大成殿然學之舊規戟門逼近禮殿春秋釋奠厄於周旋論堂在禮殿後禮飲講讀隘於觀聽兩廡中棟相隔以壁前列從祀羣賢後爲生徒寢室不獨失於揭虔而殿宇堂序歷有年所多脫漏敝斜莫有能爲意者及成化五年浙江按察副使朱公奉敕書巡視海道行部至邑展謁廟下顧瞻歎曰學校政教所由出而簡陋勿度若此非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徹其舊而更新之吾之責也時浙江都指揮僉事張公欽命總督備倭因相與爲言克協厥志於

是設法措置經畫重建禮殿卽故址退後八尺戟門則
向前十有二尺論堂仍於殿後比舊其退倍於戟門之
數殿之前建左右兩廡堂之前置東西二齋泮宮重列
於戟門之南齋舍別構於兩廡之後文昌有祠會僕有
堂師儒有居庖庫福淵之屬所宜有者靡不畢備仍大
其學門而崇其基闢其路塗而登以石材出素具費不
及民廟學之制至是始稱而學之舊基闕於艮隅復售
民地以充拓之正其疆界繚以崇垣知縣張喟程董其
役工始於是年八月訖於七年十二月凡爲屋百二十
二閒得地百六十八尺公率儒流行釋菜禮以妥明靈
以告厥成攝學事甯波府儒學訓導三山陳蔭欲圖公

之績俾永勿墜謂予嘗督學政乃具始末請文以勸諸石嗟夫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凡士之學者所以學夫忠與孝也此彝倫之大綱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吾夫子之爲教舉不外是秦漢以來溺於功利而不由雜於邪說而不察無異乎治之不如古也我朝法古爲治上自國都下及邊徼莫不有學校之以校官率之以師帥飭厲之以風紀式循夫子之教以求唐虞三代之治而復時祀無斁尊崇斯道凡若是者無非爲斯民慮也故士之生於斯學於斯當奮勵感發自強不息明善以通其微力行以造其極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以爲邦家之光斯無負賢風紀作新之盛心繼自

今定海之俗咸知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人有所依賴者實有望於在頌諸生爲之倡也尙勉之哉朱公名紳字大用陝之河州人景泰甲戌進士發身監察御史博通古今操行清慎憂忠國家用意懇到至於植善良去姦貪惟恐不及尤重名節士論咸歸之張公名勇字希仁始於蔭襲紹興衛指揮以廉幹平寇功進秩好讀書敦禮讓有聲於時武弁中之翹楚也二公臨蒞海道威惠並行軍民樂業□□輸誠烽埃無警方略治效之著皆卓然可書不繫於學校故略云

重建觀音寺碑記成化十八年兵部郎中洪常撰布政使司右布政余洵書丹太僕寺丞金湜篆額在寺門右

文云定海觀音教寺在縣治東北二里許宋皇祐初僧
戒修肇建額則紹興中賜也後以弗葺廢逮國朝有居
士智甯結廬其址以奉香燈天順庚辰華嚴寺僧于義
增構小堂志在興復以示寂不果其徒廣潤乃繼其志
率弟子永鑑輩協力經營之成化乙酉浙江都指揮張
公勇奉璽書總督海道適至慨然以興作爲己任卽捐
俸鳩材定海衛致仕指揮使李侯綱程其役一時達官
信人聞而趨助之者接踵由是圓通羅漢堂及兩廡先
成憵造大士像於其中五百大阿羅漢於兩壁越八年
壬辰大殿繼成諸佛如來憵列如式其山門丈室期堂
退居後先構築至於鐘鼓法音庠庖漏垣墉之屬無

一不備其金碧交輝丹堊相映凡所宜有煥然一新聳
四方之觀瞻復昔時之舊觀又每於歲首好佛之士會
集誦經祝延聖壽著爲恆規用圖報稱俄廣潤亦示寂
於是永鑑懼後莫考乃狀顛末來請文刻石予聞釋教
云觀音神通廣大無感不應是以供奉之者家至也茲
寺東控招寶山西連彌陀塔南接梓蔭巖北坐邑城口
外環大海遠接蓬瀛潮汐之往來雲霞之卷舒魚龍之
出沒光景變見誠佛仙之所依止不可以不重建也今
都闔張公作倡於上揮使李侯監董於下廣潤永鑑師
徒二人又克始終成就之皆有功於斯寺者是宜有述
以示將來其施者名氏則列於碑陰云

重建定海縣廨碑記嘉靖四年賜進士第四川按察使副使張邦奇撰賜進士及第國史修撰姚汝霖篆額賜進士及第國史修撰陸欽書丹在縣署

記云定海縣在東大洋之上其外三韓日本諸夷每入貢則艤舶於是實惟全浙咽喉沿邊要害地也甌字規制故隘陋工材弗良又其地壤入大海颶風疾雨震盪衝擊日就毀損縣令視事遇雨則張蓋而居然憚於興革率惟傳舍視之正德庚辰閩鄭侯餘慶來蒞茲邑有意新建而歲比大禋民物凋耗歎曰時詘舉廢吾其忍乎乃勤撫字節財用越二年政通人和年穀既登方議鳩工適癸未秋海風大作堂室傾圮十不一存候曰是

不可以復緩乃謀諸縣丞文君林主簿馮君大本典史趙君大和括公帑若干緡請於上司庀材募匠徹其舊而新之爲蒞事之堂三楹左右翼以議仗廣儲二庫前爲抱廳後爲退思堂堂之左幕廳右架閣庫楹各如蒞事之堂之數東西兩廊爲楹凡二十二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門之外建大坊曰阜成列以旌善申明二亭其東南爲預備倉五楹西南爲獄囚楹加一焉縣治之北舊有火攻庫以貯戎器毀廢旣久今仍其舊址復立之凡規制侈於其舊而堅完儼飾足利永遠然財無妄費民不偏役經始於嘉靖己酉正月十越月而工竣教諭方君希哲以士民之意咸欲有記乃述其事介儒士何

君槐來求文予觀民情固難與慮始而近世文法繁峻
上之御下如束溼然少有營樹猜怨交集夫任其劇勦
無功而或以貽患雖有能者亦斂手避矣事就敝而人
日媮亦勢使之然也而鄭侯乃能乘時立事不以利害
爲前卻而上下亦交信之以爲才且賢也斯不足爲當
官者法耶他如葺廟學置學田增造祭器勅表功廟修
縣志日本國考略水利硯間及諸公署城櫓之屬皆切
於政體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一鑑池三字隸書右旁嘉靖丙戌仲口月不書名姓康熙
年間嵌於二聖廟轉角牆外

八石山人詩不勒姓名嘉靖十九年上石在長山涼亭

詩云孤城東海上故壘白雲閒日落峯多○天空鳥未
還寒聲○戍鼓暮色帶鄉關極目烽煙○驅車夜已闌
右與劉○○夜行○嘉靖十九年冬○八石山人
懲忿窒慾四大字下詩嘉靖二十三年別駕周瑚書學訓
曹一和所刻嘉慶二十一年胡澧從苔蘚中洗剔出之已
有漫漶不明處

詩云人生有忿慾窒慾難爲功仲尼系易○心法貽無
窮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世迷○亦下此意誰能充
卓哉王荆國懇懇開羣蒙乃當令鄞時去留海之東顧
茲荒城側有石高崕○大書更深刻四字爭神工迄今
五百祀星日○○○登梓蔭山剝蘚將無蹤徘徊不

忍去先哲□目中野老扶筇來對子
亟□□築隄捍潮
患惠及今□農

君恩如海四字碑嘉靖丙辰總鎮俞大猷立石在招寶山上

江海朝宗四字都督俞大猷勒於金雞山石壁

定海縣題名碑記嘉靖三十六年賜進士出身前考功郎
詔徵翰林院修撰在告南禺世史豐道生撰并篆額薛農
書丹在縣署

記云僞梁開平開創建定海縣隸明州析鄞東望海鎮
廣二百九十里袤二百五十七里戶五百鄉七都二十
有三歷宋元本朝因之爲甯波府屬縣枕海襟江土斥

鹵而民佻陋比歲夷寇孔劇邑用滋憊雲麓宋侯至自
中江城而守之儲餼厲士撫輯戰捷私謁弗行頑胥罔
肆弊民革心孱羸職植仁摩義激利日興而民罔覺三
載暇稽古牒諸吏於茲者絲洪武迄嘉靖知縣三十有
六人縣丞二十有一人主簿十有九人典史十有六人
列其字名氏籍策名之途履官之期介薛生農徵記於
余案志宋陳公亮萬昌世韓永德崔端學陳贊顏頤仲
元汪汝懋曹敏中國朝何公肅許伯原陸本賀懋宋宣
李廷儀皆有治行著績可考其文乃余所睹若桐城錢
侯之公廉應城陳侯之遺愛竹塋王侯之均賦民於今
頌之王侯遷令四易而攝山金侯至則夷禍作矣都御

史吳朱公帥師來征當路有族子啟夷者金侯戮之當路以爲憾金侯遷而抑之欲再黜吏部知金侯良弗果奪金侯竟得南部以率民至於今悲之又再易令而宋侯至當是時夷愈熾民愈瘵政愈隳橐右愈恣宋侯蓋益當其難廉明果毅身任其重以有成績易所謂獨立不懼致命遂志者侯諒其人歟夫石之記匪徒錄氏名而已臧否在人將指而勸懲焉茲予明明而昧昧亦春秋善善從長之意云

六國來王處平倭第一關十大字嘉靖己未盧鐘書勒於仙人洞石壁左右

陳景沛案曰嘉靖志仙人洞內十字明言盧譚二

公已未年所勒王志注相傳爲王安石書豈四百
餘年前荆公預有是書至嘉靖時平倭乃勒之耶
嘉慶丙子夏邑人胡澧舟游是洞乘梯而上摩崖
洗薛左五字後得北山盧鐘書五小字右五字後
得盧鐘書三小字從前之傳訛盡釋矣

雪濤二大字勒於仙人洞石壁

案二字陳志彙失載字勒洞壁去左右十大字僅
丈許邑人沈開祥別其旁得北山二字斷爲盧鐘
書觀字勢飛動與左右壁不類頗近吾鄉華工部
顏手筆工部有北山集遂兩疑之記於此以俟博

攷君子

都督俞公生祠碑記嘉靖二十八年考功承德郎豐道生撰甯波府學生紀錄書在鎮遠門側碑石四方第三方已斷仆在地

文云虛江俞公大猷字志輔始來自霽邱五世祖敏從高皇帝集大統授泉州衛前所百戶四傳至愛松公瓚皆世襲焉愛松生公治易充泉州府學弟子員試輒高等人以文魁望之愛松公卒公白諸有司請以官讓其弟得畢志於文舉不可則如京師受職歸嘉靖甲午魁武舉乙未會試亦魁進千戶視師於金門金門號難治公以愷悌公廉御之教士卒以荆楚劍法帥其子弟談習經禮金門大治戊戌秋臬司徵公討賊擒其酋楊志

新等二百三十二人癸卯秋內牧兵部尙書毛公伯溫
薦之詔公禦狄於木蓮港斬首甚眾明年進指揮僉事
以都指揮體統守備汀漳丁未擒海寇康老斬首二百
八十有二是歲秋擒流賊雷士賢等九十餘人又擒流
賊湯信四等百七十人事聞進廣東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戊申秋擒新興賊譚青蛇蘇青竹等五十餘人十二
月遷福建都司廣人請於都御史乞還之奏上明年遷
廣東守欽廉夏南彝平秋安南叛賊至公帥水陸兵敗
之於白勒港絕其道俘溺無算尋自龍門追及於萬甯
擒其酋范子儀范子流范廷眞等斬首千二百餘級庚
戌黎寇作公帥師徂征擒其酋符門欽等斬首五千二

百餘級遂平黎三月進右參將守瓊州當是時郵欵亡命入海搆倭反官兵亟戰不利兵部侍郎張公時徽薦公移鎮於浙而甯紹台溫隸焉公督水陸兵擊列港募善伏者潛從背逼其巢穴火夜起賊輜重盡燬大樹次於馬蹟颶風晝晦羣蛟蕩舟公恬不爲動旣而日雖天變亦舟人弗力斬二人以殉軍始知有紀律者懼而思奮俄而倭攻昌國公帥舟師赴之戰於石浦扁鵲頭玉屏海門松門十有八合擒斬四千溺者萬計餘賊百餘人轉補陀洛迦山據之公集兵圍之令舉火或曰恤首功公曰靖民而已首功何爲者遂火賊殲焉是月諫言溫州有賊公復帥舟師追之賊走紹興抵柯橋四面皆

水官壁舟賊將溺以攻城與吳成器覺而拒之公不
寐曰吾心動賊其至乎將燬卒操一舟覘之賊方持
器急公手戈踣一人賊眾亂急擊殪之丙辰進副總
兵提督金山時賊將趨雷都公營永順等兵於乙卯之
夏五戰於平望王江涇秋毋亭六金壩英德湖斬首千
餘秋七戰於大赤海洋柘林陶宅青村周浦內地斬首
千餘冬三戰於川沙窪吳淞寶山斬首百七十盡沈其
舟丙辰賊徐海以倭圍桐鄉詔進公都督僉事直隸浙
江總兵佐總督胡公宗憲救桐鄉胡公密謀於公使諭
徐海解圍而授之朱旗俾出海公豫以舟師伏於海胡
公獲徐海輿之於沈莊倭數千揚朱旗出海公伏起無

一脫者自夏及秋五戰於寶山高家嘴平洋沙吳淞劉家河遣小舟覘賊數里舉火相屬追及於洋山茶山凡斬首千五百溺者亦無算畱都安舟山者定海之塞也賊據山且閱歲十有二日公圖於副使方湖王公授略於指揮張四維帥麻陽兵攻之壁益堅夜使人持死豚投其壁狗羣吠夸驚起縱兵擊且焚殆盡擒百四十獻於胡公斬之其民歸於田屋舍妻孥晏然復矣於是詔進公都督同知總兵開府定海定海之士民曰微公吾墮也相與薙髮構穴而尸祝之道生聞而笑曰公之惠直定海而已乎賊謀以金陵爲市公抗討議具錦孔笈稍備於身謀大事且不測故闕邪說以立紀亦難矣卒

踐其言卓然成績難乎難哉其議論詩詞文多不載

劉公碑隆慶元年秋賜進士及第翰林院國史編修文林郎郡人余有丁撰邑庠生陳用賓書并篆額在招寶山上記云今總鎮開府劉公者蓋古所謂才帥臣哉往者劉公之起松潘而芟薙白草番也論者曰劉將軍偶遂之耳試復之未必能徼大幸若是旣劉將軍征九系大小三百餘戰盡還其陷地夜郎千里得劉將軍無恐橫江諸處所寇大闢將軍討平之川南以甯論者又私竊村將軍以制羌焚誠口之矣易地而驅之則不爲賴矣乃劉將軍由蜀轉淮南時島夷毒內地欲據越扼吳絕饜道以睨南都勢倡甚將軍殲之盡又殲之於岑港於三

沙則劉將軍又能以淮功矣又由淮入閩入百粵敗逆者張璉兵擒斬之及鄧興陳明光等俘馘島夷無遺醜則劉將軍又能以閩功以百粵功矣所司具上之於是晉都督開府東南總鎮焉夫宇內稱師率臣者蓋林林盛矣總之不得齒於古名將之戲下何以故大都通方者難兼量者寡蓋自古歎之也夫兵者危器古之人危用之胥管之乎機矣是故百酌而一敵則發之非時往之無當與枯蠹奚擇矣故曰通方之難十舉而一覆則耳目乖應手足易處與凝滯奚擇矣故曰兼量之寡故方者兵之用量者兵之所爲用也幻哉乎機非劉將軍談不得而容易矣是古園方錯途翁張殊軌以正變不

可勝窮也攻而無攻無攻而乃以攻守而無守無守而
乃以守以裨闔不可勝窮也上雷九天下蟄九地決之
若川止之若山以起伏不可勝窮也欲左左欲右右欲
邀邀欲徐徐以禦縱不可勝窮也以所見知所不見以
所不用知以所不率若棼井井若暇以參伍不可勝窮
也故曰不聞道以揚兵道以強故得其機則得
全於敵矣不得其機則得敗於敵矣夫得全於敵與其
得敗於敵也豈可同日而語哉劉將軍慷慨敢事臣也
驅之陸陸勝驅之舟舟勝用正正勝用奇奇勝用眾眾
勝用寡寡勝知我之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夫
將軍之事於蜀於閩於百粵也余耳之而未目也意者

侈詡之乎余海上人也而將軍來海上四年冒不測之淵親歷窮島夷聞之無敢濡足海波者海波晏如也誠賴之矣故余所爲機說皆劉將軍之已迹也嗟嗟將軍曷不北乎北虜患邊罔替甚卒無一創己之者與東南夷校禍大小一梃子辨之矣將軍獨奈何竟臥東南自愉快乎夫北虜誠重猶其棧也東南殷庶緩急仰之內地傷是本禍也善穡者鋤其非種嘉種乃蕃蕃國者誅其橫民齊民乃業故將軍在東南者稼道然也嗟嗟彼以其才安施而不可哉邇者島夷幸一鱣止矣東南安矣將軍少須之且北北且搏搏舉矣

增築定海城碑記萬曆元年兵部尙書張時徹撰在北城

上

記云定城竝海而設潮汐之所吞吐雷霆之所震擊妖
颺之所憑陵無甯朝夕前代亦慮其不虞也宋荆國嘗
爲之外隄至今稱巨防焉歷年旣久墜障漸隨齧者窪
者敬者銳而突者鱗而墜者乃稍稍見矣隆慶二年督
撫軍門谷公中虛臨而視之曰斯浙東之保障蓋猶之
西陵虎牢也及今不競患將莫禦曷其勿亟乃檄下所
司策計之增築外城以捍其舊有成議矣已而前海道
副使蒙公詔反覆咨譏長慮確計督理同知段孟賢上
議曰城外城始議也於事良便然視而驗焉城之外俱
沙石梗隔不可以樁不樁不可以城若掘梗去石城且

善壤況潮汐衝湧工力難施及長老黎庶咸稱外城艱於奏功若修固古隄作爲外護築新城於內地爲便夫舉大事者必協於眾利永遠者必虔其始惟當道裁察之督撫鄔公璉輒報諾萬厯元年督海副使劉公翹至而景望焉城內隘逼亦多沙石難以密比入椿奚城而可乃親自度量立表記號隨舊城地勢寬窄而舒縮之定其物程榷其經費俱有成算會段以給由謝事以通判祝君完代之專任提調經理百物陞任知府王君原相酌議巡省補所未備知府周君良實綜理周詳課飭不懈定海知縣陳君朝定百爾具肩鳩率罔愆而撫軍方公宏靜巡按蕭公廩作其不力乃祝君不避澤門之

謗時督所委遠近之屬循行省親宵旦不休分守左參
議余公一龍分巡僉事王公嘉言胥贊其事粵若撫軍
謝公鵬舉至而樂觀厥成差其勞動聞於新巡按吳公
從憲行賜勞焉城凡長四百六丈三尺址闊一丈四尺
頂闊一丈高二丈與舊城齊面之以石聯於舊城蓋不
啻山嶽固矣工始於萬曆元年五月初八日訖於萬曆
二年閏十二月二十六日費取諸魚稅力取諸在城編
戶城成而郡守周君來請記余曰甚矣遠猷之難也蟻
穴不塞不可以圖百丈之隄突不曲薪不徙不可以保
千金之室明者睹於未形而昧者忽於已著況茲設險
守國其大者哉故曰哲夫成城夫察興廢之謂哲明安

危之謂哲辨輕重度勞逸之謂哲非大賢孰能辦此者
乎諸君子之爲斯城也自爲者寡而爲民者多爲一時
者寡而爲百世者多爲一方勞役者寡而爲邊徼保障
者多誠不可以不記也爰以蕪詞載之碑石以詔於永
示

呂公碑萬歷乙酉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翰林院編修奉
化戴洵撰在縣署

記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所曹好不可得而私毀也民所
曹惡不可得而私譽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而世之治民者不惟其所好惡

而肆然以臨之徒曰民難治民難治耳粉飾於簿書之末而扞格於期會之閒操切於敲扑之煩而闕略於便宜之實雖一時所趣辦事若小集民若小休然及其身而弗愛焉已去而漠然曾莫之思也何也彼其心思之所注措固在侯上旨爲起聲名地耳非真欲有所惠於民也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以今所睹定海呂侯其庶幾能動者焉侯名明倫別號惇吾建平人也舉明經高第而來爲定海令定海縮海以爲城商舶之所湊集島夷之所出沒邑雖非大而兩浙之門戶也愚民雜處誼囂易生則撫馭難督軍之臺直指之使以其要地也而歲一視焉藩臬之副郡邑

之屬駢隨而踵至則供億難其地兼江越海半爲斥鹵
之區沮洳之場而民強事田畝於其閒則疆理難邑常
被寇休養未復疫癘未起遭租負稅有累數歲未輸者
則催徵難自勾考之法行率皆牽文法而諱營作一切
學校官署祠廟溝渠道橋之屬悉以頽壞則葺理難自
抄汰之令嚴世皆右法吏左儒生弦歌講習之事悉以
棄絕則教化爲尤難侯至則視軍猶民威懷若一而戎
伍無譁矣廚傳之飾官自爲辦夫馬之費悉用舊額有
不足者皆不煩里甲而迎送無擾矣田分三則江南爲
中江北爲上海外爲下因其自然不強抑併而都鄙無
爭矣貧戶輸納不論多寡不拘方物一木一石皆得上

供而積遺無負矣首新學舍增造泮橋次核縣治增
重牆以至十矢萬弓之塘貝家楊家之碑廢庫街市
以次爲而廢壞悉舉矣每朔望謁學必登高講論四時
課藝尤精較閱雖當冗劇不爲輟止而矜佩胥勸矣蓋
爲之僅洽期而向之所爲難者罔不奕然就緒熙然奏
績怡怡愜人心而滿人意也蓋候知有民而已矣便於
民而違於時卽吾之聲譽或爲之損而必舉焉合於時
而不便於民卽吾之聲譽或爲之加而必釐焉藉令一
心以爲民而又一心以爲身則進有沽名之懼而退有
掣肘之虞上之恐擅作之疑而下之畏矯俗之謗卽欲
有爲且將惴惴焉意索氣竭而自止矣何望其成哉以

故嘗謂侯之興利除弊煩而愈精鍾而愈勝雖其強力
足以推行之亦其誠心著物有不可解者在焉雖古所
謂民之父母者無以加也民方幸侯之次於職以究其
施而忽以憂去不可留則其思之而不能忘豈非斯民
同好之情而非有所私於侯也哉定人謂余嘗從史氏
之末紀吏治而抒民情其職也相率來請爲之記以
其思余不辭而爲之敘論以授之俾鐫刻諸石以附於
古

觀音洞石壁書萬曆壬辰山陰朱廣勾餘邵陸明州沈一
貫屠隆同遊鐫二十四字

潮來山吼雲起天低六合內外浩無端倪壯哉鼉柱永

鎮華夷

重建長山永濟橋記萬曆三十年春刑部陝西司主事邵輔忠撰庶吉士薛三省書丹并篆額

記云吾定江有小澗也納鄴南池之水東注於海先朝長山有涉艤舟架木以濟不通而登石梁則始於成化辛卯海憲朱公紳繼成於楊公瑄也夫以長山孔道內則四鄉外則三成游徼鋪驛官軍商賈輻輳往來宵旦不絕橋成而頌其德者於今不衰閱歲既久萬曆丙申秋遭淫潦梁南堞先隳司里以告邑令丁侯卽令民仿成化故事募鏹若干而鄰封狡獪視爲奇貨多方窟穴其中梁不成緒也亡何盡隳侯乃重懲若而人令四鄉

多藏者領其事佐以公帑心良苦矣多藏又皆巧避猶之乎前轍也橋未及成而侯適以艱去己亥春閩漳朱侯至廉其狀遂進丞陳君謂之曰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甯自古記之矣陳君曰唯唯於是伐石鳩工力董其役戴星不憚今年春仲始告竣自隴時閱七歲矣蓋以江流澎湃潮汐砥柱有甚焉者橋成名之曰永濟夫豈蕝諸乘輿徼惠者哉將曰人人濟之俾世賴云二三父老相計立石頌侯乞余記余曰其永濟吾民甯但不病涉己乎當肅廟時海倭方訖郡中豪與奸表裏知浹江嚴衛而此江潛宵鼓棹狐虻自如甘向導致寇勿恤也惟時蜀漢宋侯繼祖特察其故請郡伯發緡

硤障上流閉以梁柵倭患得不深中然則是舉也陸焉
通遐邇之驅馳川焉扼駟騶之出入細者樵蘇魚鹽可
通百貨而大者關津洋舶遙制三韓侯與陳君大有造
於吾定直如朱楊兩公也雖然猶有說焉十里之防潰
於蟻穴九層之壘圯於蛄竽後之視今毋令如今之於
昔盡隨而後理則萬世之攸賴焉矣謂之永濟也奚宜
橋經始萬厯己亥落成壬寅春仲跨江南北長二百武
廣十有二武上翼扶欄下竇五門其南塚十武磬石井
通山源亦以濟民渴也皆陳君之綜理云朱侯諱一鸞
漳浦人戊戌進士先是丹陽丁侯諱鴻陽壬辰進士陳
君諱懋齡溧陽人今陞楚興國州別駕

海天清晏四字碑天啟二年督撫都御史蘇茂相立在招寶山

撐半壁天四字碑天啟乙丑鎮浙都督山陰何斌臣立在招寶山

擎天鼇柱四字碑天啟丁卯鎮守浙江左都督瀛海郭欽立在招寶山

日月光先到江山勢盡來十字碑無年月武原馬孟驊立在招寶山

天開圖畫四字碑崇禎辛巳太子太保玉峯杜宏域立在招寶山

海門砥柱四字碑崇禎辛巳御史蘇喬渭立在招寶山

國朝

林氏雙烈碑范兆芝撰并書陸紹中跋在梓蔭山

文云林氏雙烈者定海諸生林穎新妻李氏暨弟鼎新妻劉氏也李幼失母其外大母憐而撫之長孀穎新穎新性鷲甚李事之幾同嚴君焉劉父窳亦蚤死無所依其姑姑謝室也林於謝爲母黨因歸鼎新於鼎新多所箴益鼎新嘗手鐫小印與之曰閨中良友云李魯而劉絕慧敏李曰姊吾師也唯命劉曰有無家而可於是相得益權者數年而定海有亂兵歲乙酉金陵破越中畫江而守守關裨將某貪亂但須敗則盡攫子女玉帛計矣以故嘗峻郭之禁穎

新憂之謂李曰亂且及奈若輩何○相謂曰夫子告我矣丙戌夏西陵師潰六月丁○夜某縱其麾下大掠穎新家近帥壘勢益譁穎新謀徙避之李劉請守死於家強之乃各繫帛於頸而○將且譁聲遠聞於避所李劉急自縊解之李已不可救而劉復甦鼎新曰兵火及死未晚也劉曰兵火旣及庸及死乎且姆氏已死義無獨生鼎新方悲不自勝而劉復經絕矣事聞某某慮有起而挺險者遂弛城禁而禁掠邑之婦女率藉以免於死云李遺一女二歲先是李知必死嘗提其女泣以色絲繫其臂絲猶泚也鼎新出劉遺篋得劉所臨黃庭本尾手書一行曰生有命死有命生兮妾身危死兮妾心定

初林之戚黨有以不能生全二烈咎穎新兄弟者及聞此乃慨然曰無庸悔恨爲二烈之矢志有日矣 范兆芝曰昔者林子開攜予家帝俞雙節詩歸聞劉讀之成誦李亦慨然慕之予因念我王母暨我王叔母之寡以娣姒其稱未亡也年以廿七以十九李劉娣姒也而年更同豈誦詩之應歟何相符之確也然吾家二母得撫藐孤以大其世而李劉皆無子以死又何多不幸耶學士揮塵談俯仰稱孔孟生死大義閒苟且不知命何彼雙烈婦從容受其正三復決絕詞難哉妾心定磊磊數拳石綠水一灣淨同此皎潔心皓月長相鏡 一死非爲難處死良不易天地旣戎馬此身將安置全生固

所願潔身乃素志兩者不可兼舍生而取義水碧與山
青猶見當年意一片亭邊石墮我平生淚 丙申歲肆
業蛟川得讀是碑竊意士大夫讀書談道臨難而爲軒
鶴者比比鬚眉不逮巾幗誠可慨也用是表揚潛德以
俟觀風者乾隆己亥冬至後十日慈水陸紹中揆一題
并跋

起臣小像石刻 在梓蔭山

薛士學記 梓蔭山之有浮圖有文昌閣也始於明萬
曆中後將圯矣而更葺之則吾友謝子起臣之力也自
十餘載以前邑之交遊請屢守是閭者寂焉無人闕日
以頽落游人之來也則有愀然以悲徘徊太息而後去
者順治甲午起臣以浙省第十四人計借明年夏自京
邸歸與同人登眺於此而謀集社事焉乃先命工飾神
貌而凡檣垣壁爲風雨之所蝕者一一修築而丹堊
之又迎佛像於山麓之招提召戒僧道行爲之主閣舊

有田穀久爲隸人所匿起臣廉得之而復歸於山以供
春秋舍菜之事自是晨昏鐘鼓之聲聞於數里吾邑之
士談道講藝於此也殆無虛日蓋向之游觀而太息者
得俯仰江山之壯麗而又陶然以樂焉嗚呼起臣而不
爲是役也吾見茲山將廢爲斷碣荒煙而不可復問邑
中之文士亦何由相與漸摩而蒸蒸日上起也哉今年戊
戌起臣再上公車幾得之矣主者乃以一字之嫌下第
還里中同人皆爲之慨徐視起臣自若也且曰吾
將因山高下爲松筠曲徑環其趾之水淵雜蒔木芙蓉
桃柳之屬與水中菱荷交發歲時飲襖嘯咏其閒成吾
邑之勝事無何而起臣竟抱痾以逝也嗚呼後之登是
山者其能忘吾謝子也哉起臣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四
登賢書又四年而歿計十年閒邑中廢事之藉以興者
指不勝屈而茲山其一也起臣負濟世之才而識量足
以勝之面滿月應法胸次灑然不羣爲文詞博雅有度
爲同人所推而年不遂其志此余輩之所爲歎歎憑弔
欲復見謝子之音容而不可得也後
之登是山者其能忘吾謝子也哉

海天雄鎮四字碑道光乙未巡道鄱陽周彥立招寶山

舊碑已失附載

大士像碑唐吳道子筆在招寶山上道光壬寅燬於兵火

陳志

謝秦宗題碑陰書始於字字始於畫畫成於畫張旭
學畫於吳道子而不得遂傳其筆意以草聖名則知畫
者書所由始也唐吳道子畫嘉陵三百里山水於大同
殿壁一日畢焉稱爲畫聖顧陸張吳畫中五經是也乃
畫有專家若王維像趙昌花草畫有端學若孫立水張
南本水未必隨所見而善也以余觀候濤山石刻大士
像手筆傳自道子道子正不徒山水擅奇者乎然山水
以韻趣勝佛像以莊嚴勝非但於出水之衣當風之帶
就形似間逞體態也昔李伯時善畫馬魂夢中身化爲
駒若在水草凌波牧中者法雲師教以畫大士像於是向
之魂夢或聞聲而夜升兜率或持念而窺寄修羅乃知
神凝於所習則有不言之喻志端於所往則饒俱化之
能道子於此神契默解竟何若也無亦道子之身即大
士所化之身道子手握之管即大士轉授之管乎杜子
美亦言虎頭金粟影神妙意難忘未知所爲神妙者何
法之傳矣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大士之形安在論
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大士形外之神又安在大士所以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就其所願於眾士者即大士所以

自狀者矣今諦觀所爲像耳普聞乎鼻伏怨乎面離過失乎舌普調伏乎首鬢華而身離我慢貢高乎若猶未也大士所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終未遍肖也然自唐宋至於今歷歲二千山河變遷而像巍然如魯靈之不改神物之呵護者多矣意而度之冠之以荷花製象其不染衣之以直裰表章其素心手足持行而恪恭如其以陶家輪擲過恆河沙界想其下筆時已聞聲而夜升兜率持念而窺寄修羅矣矧茲候濤寶海岸孤絕之所四方頂禮者得以其像轉相流布於無已將九有皆化城咫尺具千二百由旬之聳何必鶴堂鹿苑金海露山而後爲淨土哉昔維摩詰於丈室現八萬獅子座猶有待也道子直於枯管中放大毫光歷劫運而不墜豈所云芥子攝須彌界一大士而觀自在光世音觀世自在咸於此證真如之不二乎奚怪善財徧參妙筆只是一箇妙峯也

洋山廟碑宋黃洽撰

地輿記勝

瑞巖山碑宋祥符閒產芝紀瑞

天下碑刻

助海顯靈侯廟碑兵部侍郎皮光業撰

寶慶志

雲雩三公廟碑主簿戴栩撰

寶慶志

永甯寺碑天聖閒鄉進士趙偕撰曹元正書

雍正府志

妙勝寺碑元豐三年鄭佃撰

浙江通志

記云法常弊於有而法非有則不立故道之應世也以有爲法而以無爲用猶之一身也四體具則爲成人而所以爲人者非四體之任也夫聲緣於耳而聞者非耳也色緣於目而見者非目也苟廢耳目而求聲色之辨則何所從而受之哉故以道觀法則內之耳目異處也以道觀用則外之聲色同我也內外有辨故事之所以顯有無相生故理之所以微此道之所以先天地而不生後天地而不滅也故爲之宮室以致其恭爲之像塑

以申其信而又爲言說章句以道其所歸此法之所自立而眾之所可知也至於有相而不可以形求有言而不可以情解超然獨得而天地萬物莫之能偶此則智之所不及而用之所自成也明州定海縣有禪院曰妙勝距州城三十里瀕海之上環水之中居處瘁陋而有風濤漂注之患五代清泰中居人姚綰始以其地易而新之遂能避其患而眾安以處也其徒以籍相傳房居而族食凡百有四十餘年而院之存者無幾矣熙寧五年其徒以力不能勝而爭訟以起於是眾列狀以告於州願以爲十方住持州下其狀於僧司徒集眾以舉所知而眾皆以淡交者應州凡兩上其狀而始獲請淡交

居之數年而四方之人始知有妙勝矣信慕所嚮持金帛而至者蓋迹相接於路而以後爲媿於是爲之更新昔之故陋今煥乎其有文矣昔之瘠隘今廓乎其有容矣又因其院之隙以建轉輪寶藏其費累數百萬皆不煩於求而自應用工始畢而其徒有訟於州願復得故處州以訊於縣縣力爭之而後已今旣安且久矣交公於是與其眾談無上之法轉無礙之輪以蒙利於眾生此眾之所願記而余之所以告於人者也若夫究竟寂滅而不住於法萬法現前而當體爲用說無所說行無所行而有無內外不可以係而處之此則知之所不及而亦非余之所能言也

重修妙勝寺碑紹聖三年提點二浙刑獄事羅適撰

浙江通志

記云元祐七年冬予受命提點二浙刑獄事明年夏出按明州之定海因之漣浦經度創鎮舟過清泉有梵刹焉枕河臨道竹深而林蔭氣象灑然清與神會就之以避炎熇時長老智榮師喜我之來勞我以香息我以牀睡足環視物幽景涼觀其院之揭名曰妙勝智榮師言五代時姚綰捨地建之初號永安大宋英宗皇帝登極以治平改元乃新今額熙甯五年圭僧元旦聞乎州願作十方州以廣惠首座淡交開堂始昌禪席淡交募人寫經作轉輪藏蓋熙甯七年也元豐四年州召淡交住廣惠以智榮師繼之予過時智榮師造釋迦殿新堂廚

廊廡其功將成予已深嘉師能以禪人興教事起人之
信也明年師又使檀越嚴恕持書乞記且云以元祐八
年冬經始之至紹聖二年秋工告畢凡爲屋一百五十
楹佛像七身粉繪莊嚴華而不侈嗚呼天下爲僧者多
勞人以逸己盡我正法智榮師能了自性不爲己勞人
惟張大佛事使四方衲衣緇侶得以安處乎般若之場
晨兮升堂夜兮入室破迷霧惑掃迹解空了知如來正
法眼藏與虛空等又能使一方白衣俗士信佛有大法
門可以出生死滅罪業各植大善根入我佛境界師之所
存不其偉哉予嘗怪世之學禪者自藥山不許人看經
之後妄生疑情不知藥山爲人破執欲人言下一決而

悟由不二門直入無等等正覺反以口耳所聞縱橫
捷自謂見性棄經破律蕩無所守譬如操舟之人不信
柁楫流浪江海安能到彼岸耶又問之藥山嘗自看經
或有問者藥山云遮眼此善忘其指者也如來云以筏
喻者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吾知藥山真看經者也師爲
我謝學者藥山古佛豈欺後世哉勉之

覺海威顯侯廟碑開禧三年合商逸卿撰

寶慶志

招寶山沁園春詞樓扶題鐫於崖石

陳志藥

詞云開闢以來便有此山獨當怒濤正秋空萬里寒催
雁信塵寰一簇輕算鴻毛小可詩情尋常酒量到此應
須分外豪難爲水算平生未有此番登高 飄飄身踏

金鼇笑終日風波無限勞看橋烏縹緲帆歸遠浦塵魚
雜沓網帶餘潮待約詩人相將月夜取次攜杯持海螯
乘桴意問誰人領解空立亭皋

治水判官黃公祠碑丞相鄭清之撰

延祐志

屏山堂碑嘉定十三年統制馮枋立應焞記

陳志

記云定海四明壯邑也六龍飛南遂宿兵於此以戒不
虞嘉定十一年馮枋環衛來領此戍越明年軍事修明
修射亭勦軍器庫規制整整直南得山曰梓蔭作堂其
上命曰屏山祈其久改夷而不瘠取其質故壯而不麗
自公之餘領客觴咏其閒郡人應焞謂客曰予知侯之
所以命斯堂之意客曰以予觀屏山之景因山環倚蒼

翠可挹風雲月露晦明皆宜南引大江練光澄鮮北望
鉅海與天無際睨視西園披剝萬象無丹青之功有天
然之繪命之曰屏宜亦似夫侯之意歟雖然屏之爲物
頓乎方丈之室其高不過尋丈間今山之與堂相去或
十里或百里而侯取以爲屏倚不已夸乎余曰不然世
有大人先生者爲牖日月庭衢八荒天地則其室廬也
然則山川城邑皆吾室中之玩而草木禽獸吾苑囿樊
籠之觀耳諸山雖遠取而屏之不亦宜乎此詎非侯之
所以命斯堂之意歟

瑞蓮池碑紹定元年夏泮池蓮出雙萼咸以爲瑞知縣陳

瓚撰

陳志
彙

重修定海縣治碑記泰定二年翰林院侍講學士袁桐撰
記云定海爲縣自昔號重地鎮邊戍守異於它所南受
諸番絕域之颯駟東控島夷不庭之邦商賈舟楫噴薄
出沒據會濟勝實東南之奇觀也皇元考圖受貢益倍
於異代信使香幣渡海歲不絕縣令將迎日疲於供事
視公宇若傳舍歲益圯剝至治三年忻都君始蒞事曰
吾受天子命長邑於是失撫字則奚以仕歲大歛徵租
於民將不勝逋負歲計所入一萬有奇遂覈其實止輸
奇於官鹽賦歲不登民益以困卒請而蠲若干嚴飭官
驛置隸人以候過客而復其役久而曰吾將治所居以
聳民視瞻一徹以新爲楹五十餘瓴甍木石丹漆箭鐵

皆堅緻可永久未幾教諭蔣君昭先列其行事俾爲記
余謂治縣莫先於宜民承上意而不鳴其疾苦甚者增
羨以求媚善譽乎何有縣當水陸之衝輒默計歲月得
解職卽謝去植卜舉弊終其身未能也若是則忻都君
之行事汲汲慕古將有以大其所爲夫豈苟計目前之
功效者哉余特記其興造使來者有考蔣君所述多善
政不復著推其所爲舉綱以遺日蓋可知矣是役也尹
曹敏中主簿薛炳悉力贊治故迄用有成

樞密承旨卞公祠碑于朝列大夫燾撰

海塘碑制使林栗撰

以上延祐志

三皇廟碑應奎翁撰

至正志

關帝立像碑馬遠筆乘馬像碑明戴文進筆在招寶山上

乾隆

志

寶陀寺碑張謙撰

東岡碶碑張時徹撰

平水閘碑范欽撰

以上嘉靖志

諭祭碑隆慶二年立

文云維隆慶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皇帝遣巡撫都察院

僉都御史谷中虛昭告於東海之神曰邇者水災異常

殃及黎庶良軫朕懷茲特遣官祭告惟神鑒祐永福邦

民謹告

招寶山閱兵觀海賦碑萬曆二年米萬鍾撰

賦云皇帝膺籙之二年歲在玄默闕茂月次仲辜千
直指傅公於句章時公適大閱水陸竝舉繼之以夜登
招寶山臨渤海余及海道洪君從公願謂余賦之余謝
不敏敢拜嘉命賦曰 歸墟之濫溟渤之瀾胚渾太清
頌洞森漫徒觀夫陰火弱流之俶恠寒裔炎微之鬱盤
浙若無而若有託巽隅之片干爰有鉅鎮越在灌門前
襟搏木後枕四明安期畱舄而境迴任公躡轄而波神
邇徐市之窮島望龍伯之遐濱其忽荒奧陬墮窳窮垠
吠封狐而蝟雄虺時躬攫而甘人是用斥以重擻之警
鷁以均服之振窺偵窺其罅要害扼其津羌小腆之蝨
動馳羽檄之紛纒妖纏白草霧慘紅巾桴青徐之鼓宿

山海之屯諒遊釜之終糜既矍矍而震鄰維哲人之長
慮基老謀於壯事緬七伐之止齊將一鼓而作氣萃跗
注之君子蒐兇整之介士帥以丈人董以大吏諏剛日
以戒期余趨鏘而狎至荷異數於御戎屬右韃以馮軾
奉樽俎之清燕摩壁壘以揚勵昉水續陸質明迨昧甫
觀其水閱則恤然足以駭矣其閱也樓櫓如煙帆檣刺
天蘭綺齊榜儲胥衛焉躡飛梯之岌業每三休而躋巔
屹中艘以建闔翼旁艦以開甄拳勇剽桀戛篋精妍三
老競奮五兩高騫軍聲震而海水爲之沸風濤擊而士
氣爲之軒翬背擊兮雲旂亂魚眼射兮日羽鮮張歛之
勢迅奇正之機圓洵良工之使馬僮沒人之忘淵固宜

恬波來越裳之譯安瀾迴楊僕之船爾乃執訊明威頌
勞飾喜命駕崇邱弭節高址臨招寶以揮觥掩浮歎而
決背周四瞬以無際但遠天之積水鯤鵬化於一勺日
月經乎波裏神愉恍以中疲目瞪眙而近眊俯營竈齏
旄纛之懸簪舳旋修戰賊之比倏如葉以如薺失京坻
之前擬肆詰朝之再閱嗟水德之靈明潮湧山其懷襄
海展鏡以虛澄蓬壺若可覩朝夕爽其恆齧均堂兮噴
漂瀾門軌兮濡輪遠波委而瀾頽爰撻金而奏角轉青
舫之泳鳧列緇壇而命鶴雷厲焱舉鏃擗掣五色方
引千花繡錯乍魚頰而鳥舒忽風卷而雲落鵝鸛之首
尾應鴛鴦之羽翼合弓擬挂於若華駕將鞭乎蛟鱷沸

蜩雲天際譁廣莫維縣驚矯以避風馬銜閃屍而遞壑
迄振旅之衝衝奄謐慮而恬漠忻暮戰之同朝待燔燎
而繼作畱餘照於魯戈嗣前眺乎宿諾直瞰落伽傍睨
三萼指虎蹲之將將辨蛟門之嶽嶽何飄飄之帆影點
微茫於天末已而揭蟻酣昏傾烏黯夕列幕莽蒼視之
同色歛一燧之高麗籠萬燈而併出蜿蟺明虹之飲天
矯火龍之蟄始矩列以摹璋旋規隨而效璧散似燭分
聚若鱗翕惕暮夜之有戎開一面以延敵變疊五而勝
全踰丙夜而功訖推廓略昭上下情懌若夫討而訓之
以敵愾摩而勵之以聲實多算勝而少敗否臧凶而律
吉師以和克勇以方立此固昭日星以提命窮穀橫而

不置者也。猗使君之天挺，真虎躍而龍驤，蔚文昌於紫極，森武庫之清霜。理棼絲而立斷，控函鼎而弗恆。擬手中之僕，姑墮天上之機。槍審折膠，以立威資。省汎以立防，余小子之厚幸。瞻韎韐於顏行，聞鼓鞶以軒翥。佐折衝而慨慷，傾耳泛昆明之水。凝神騁金馬之鄉，商烏號之肉。好析夏服之楛，良運籌決勝此焉。已覘嚆矢磨盾，作檄竊欲附其末光。頃獯狻之惕威，竄頭顛於島航。魄已褫於先聲，去卒罹夫後殃。悉俘而獻之闕下，斯亦我武之維揚。行洗兵於鱓海，會刷馬於龍荒。華臚節鉞，舄奕旂常。期斯言之不忒，庶斯遊之不忘。

瑞菊詩碑萬曆二十一年張重華書

以上陳志彙

序云丁衡嶽先生宰定海有異聲衙齋中偶拾敗菊兩
枝一黃一紫蓋棄於地良久俱無榮機憐有二蕊姑插
之砌忽盛花至隆冬不彫遂以瑞菊名其亭士大夫咏
歌之以爲仁政之應余適至踏賦二律志喜 東籬秋
色曉風侵重奪元工一樹金造物似私明府地宰君原
稔好生心楊妃醉倚嬌春夢陶令詩成落畫陰不爲霜
華凌傲骨仁看臺禁仰嶽岑 河陽無復數潘安片片
回枯湛露溥綽約西池通別種昭蘇南海耐秋寒祥分
萱草千年秀色借宮袍萬姓歡妙手轉旋天地祕故人
憔悴仗金蘭

招寶山禋祀龍神碑邵輔忠撰

乾隆志

記云定濱東海蛟龍之所宮先穆朝初紀毒龍肆孽瀕
海無甯居皇帝命大中丞諭祭東海龍神立石候濤山
巔每歲六月朔有司奉牲告虔以爲常邑侯張公宰定
之二載德化翔洽民樂清晏朱明更季爰循故事敬舉
此典是朔昧爽躬率僚屬禱於候濤禮也日薄高春狂
颺倏號雨下傾若決馮彝山立而嘯盜滕隕閃厥明不
止斥鹵彌黍秀者隕植者仆民皇皇虞無以保乃粒侯
草檄告城隍卜更祭治牲加頌治酒醴加澄治玉帛簋
豆之數加苾越朔哉生明齋心被志復率僚屬上候濤
而禱之風雨駛激侯素袍角束帶盡漬冒之而上出文
以告於龍神曰吏奉天子命宰一方期於共綏吾民茲

烈風淫雨吏不職歟抑祭勿虔歟祭勿虔吏更舉吏不
職乃以災吾民耶客歲旱魃爲虐田不獲有秋無以應
賦稅吏多方爲民請命殫力撫字今幸雨暘時若歲將
稔矣神不恤而降之罰無秋何以有民無民神能晏然
饗天子命吏祭乎宰不職罪在宰民無辜毋以宰故戾
吾民俯伏泥首祈必霽言未已風颺忽戢浮陰頓豁曦
輪新御海色浮動神龍隱見彷彿天矯雲際羣心胥悅
起視原隰陽侯之波若驅而歸諸壑向之隕者仆者實
穎實粟得書大有年三農謳歌共神其事博士葉君與
是祭錄告龍之詞以示余余觀龍之挾風雲而上下也
天下至靈莫龍若然方術之士聞得而象之呪之御之

龍雖靈猶之乎物也誠能動物誠之至者往往格天地
役鬼神卽變化不測之物咸聽命而不敢後非一時之
誠之爲至而有積斯孚者之爲至也誠之積也不厚則
其動物也無力今侯隨禱輒應使龍第聽命於侯之一
詞則侯之誠可望而知龍亦安在其爲靈異哉侯之誠
不在更祭時也定爲兩浙鎖鑰地非敏手鮮不血指侯
宰定幾三載不赫赫立威不矯矯市名實心質行盡見
民五臟癥結一切敷政不必橋引案抗本慈祥惻怛出
之無非昌陽奇苓之劑心茹荼飲惟水庭終日可羅雀
也閒歲不登侯策荒計桴鷺召糴靡勿懇摯周到賴全
活甚眾蓋侯至誠布物非一朝之薦其所由來者素矣

今春祝融燬民廬東逼縣狴甚棘是時侯在郡中心忤
忤若有動者輒歸而火正熾侯念諸囚錮之非立弊或
生他虞亟移寘別舍徒跣望火再拜風卽西返燄旋熄
縣狴無恙民居多獲以全劉江陵之返風滅火不是過
焉迄致海波不揚歲書大有天且以是爲侯至誠報又
何有於龍雖然天人之應如響至誠如侯卽爲龍之靈
侯一詞命之也亦宜士民礱石請余以紀樹侯濤顛同
諭祭碑竝垂永志侯之誠大有造於民也他善政輒
縷不多及侯諱琦無錫人甲戌進士